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快心編傳奇二集 第六回 丁嚴宿遷投賊軍 柳俊營中勸賴錄

詩曰：用人貴專任，李君獲其功。

觀人有定見，意氣自不同。

大義有側重，棄私乃為公。

但知賊當滅，莫謂僕不忠。

用間一何易，奇謀應未窮。

竊賊姑與語，墮計鳥入籠。

智略出意外，甲兵羅胸中。

勛名策天府，堪稱良將風。

話說周晉與胡恩聞報西北角上有一彪軍兵殺來，使整頓合營，準備迎敵。不一時軍兵漸近，又有伏路小軍飛馬報稱，係自家旗號，隨有來的前站小頭日到營報知。周晉二人大喜，便忙令牙將上前迎接。原來就是吳有功領兵到來，奉馬述遠之令，因破了濟寧，故令他分兵前來助戰。周晉接著，吳有功說了原故。周晉等見說又得了濟寧州，不勝歡喜，當下備酒，營中接風。吳有功問了攻戰之事，周晉二人將上項事一一說了。吳有功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城中守禦甚嚴，便當用計破之。胡將軍熟諳韜鈴，必有妙計。」胡恩道：「便為計無所出，故此遲延時日。近有一計在此，只愁無一能幹的人入城辦事。這算計也未必便行。」吳有功道：「小弟不才，若有用處，便當奮臂。只不知胡將軍妙計若何？」胡恩大喜道：「若吳兄肯出力，此城便破在旦夕矣。」周晉忙問何計，胡恩道：「我昨日密差健卒，拿得此間土人，他說城中最苦者，是柴薪一項；今圍了多日，水洩不通，城中缺柴，定然忙亂。我欲撤回三門軍馬，彼城中百姓自然出城樵斲。我令軍士埋伏城腳邊，將這樵斲百姓一總拿住，不許放走一個。將百姓一齊殺了，令精細勇士一總穿上百姓衣服，挑柴入城。城中知縣趙籍，雖善於固守，卻不曉得這個算計，自然不加詳察。待夜靜時，令這班勇士四門放火，先驚亂合城兵民，然後會集眾勇士，並合一處。逢路砍殺；我們在外斬關而入，不是城池立破了！弟恨入城無一個能幹人統領作主，故此不曾設施。今既吳兄肯去，便是絕妙的了。」周、吳二人大喜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可即撤回軍士。」當下正飲酒，便一面傳令將東西南三門軍馬一總撤回北門，大寨留下伏軍，於近城處以待動靜。

果然城中因無柴薪，軍民人等俱砍伐樹木殆盡，正在忙亂。卻見賊兵撤去三門，守兵報知趙籍。趙籍是書生出身，不知賊計，見他撤去，只道有援兵到來，且城中需柴甚急，正好乘便出城樵斲。便令四五十個百姓，成群作隊，乘黃昏左側，齊出南門打柴。才走不多路，早被伏路軍人拿住，不曾走了一個，便解入北門大營。周晉叫押過帳前跪下，正欲審問，只見東西兩門伏軍俱拿了打柴人夫，各有四五十人，俱說總無一人走脫。胡恩叫把東西兩門拿獲的人且押禁後營，待得了城池，然後發放。單把南門打柴的百姓根究城中消息。百姓道：「城中守兵原不滿六七百，前從蕭守備出軍，已折去四百有餘，止存得一二百兵丁，止堪分撥四門上把守，其餘城堵，每夜輪點民夫上城巡邏，城中柴火正缺。今日見南門外無兵圍困，故此差百姓們出城打柴。乞將軍爺饒恕。」胡恩道：「我今要借你衣服一用，卻也饒恕不得。」喝令軍士剝下百姓衣服，一總推出營前殺了。隨令勇士穿上百姓衣服，吳有功也把來穿著，一總扮了打柴百姓，身邊都各藏了火種，挑著柴擔，一齊奔向南門叫門。

已是一更前後，城上見打柴回來，報知門官開門放入。到一空闊去處，眾人納下柴擔，四散走開。一來城中沒柴，今見有了，如得性命一般，不顧什麼，亂紛紛都來搶去，也不問打柴人出城消息；二來黑夜之中那個看得仔細？況且也不料到賊軍假扮；三來賊人都是即溜漢子，聽過囑咐約束，見景生情，只要放下柴擔，早走開了，即有人認為熟識，問話答理，這班賊人都會支吾遮掩，所以總不露一毫破綻。

當下吳有功領了三五個健漢，先尋到縣衙左右打探。只見眾百姓持槍執刀，往來不絕。到縣衙門首，遙見趙知縣坐在堂上，四面燈籠火把點得雪亮，兩旁擺列皂甲人夫，都帶槍刀侍立，堂下簇擁著許多民兵，從左至右，唱名過去——原來在那裡點兵巡守，尚未點完。吳有功看出了神，只管挨向前去，將及二門首，只見一人走出問道：「什麼人在此？」吳有功嚇了一跳，只得硬著膽道：「我是城外打柴回來的。」那人道：「你們是那門出去的？」吳有功道：「是南門。」那人道：「方才南門上來報說，打柴的回來，老爺正要喚你們問城外消息，不知你們卻走向那裡去了，可上堂去回話。」吳有功道：「老爺這時點兵，待點完了，便上堂回話。」那人道：「說得有理。你們只在此候著，我去去便來。」說罷自去。吳有功把舌伸了一伸，向眾人打一個暗號，躡跡潛聲，一哄出了縣衙。

到一個僻巷無人之處，吳有功對眾人說道：「方才幾乎弄出事來，不是硬著膽回他幾句，險些兒性命不保！」眾人道：「正是哩，虧老爺騙脫了；若是小的們定難招架。」內一人道：「如今去尋著他們，到期好一齊舉事。」吳有功道：「黑夜之中，那裡尋抓？倘若再遇著不尷尬的所在，實為不妙。他們都是吩咐過的，各有準備，只要此處舉事，他們望見了，令去了。吳有功同著三個部下，只在縣衙前後幽僻處所，四散埋伏。

當下已交二鼓，知縣點完了民兵，有些倦怠，吩咐祇候人，除緊急軍情即時通報外，其餘一應雜務總俟明日早堂回話，傳鼓退堂。眾衙役便一齊散出，點過的民兵亦各上城巡守去了。

移時，斗轉河橫，已是三鼓。三鼓將闌，趙知縣辛苦已極，且退入後衙少息。街坊人眾亦逐漸安定，沒有往來。吳有功便取出火種，在縣衙後放起一把火來，左右民房也放了幾把火，城隍廟中也起了火，凡寺觀空僻去處，俱先後起火。一霎時煙霧迷漫，火勢大盛。時值秋風蕭爽，天干屋燥，頃刻間遍城皆火。城上守兵擂鼓鳴鑼，吆呵吶喊；城內百姓號天搶地，東跳西奔。有等無賴，乘亂搶擄；有等好勇喜殺的，倡言賊兵入城，揮刀亂砍，自相踐踏。

趙知縣正已睡著，守夜的家丁見得外邊火起，急到床前叫喚。趙知縣在睡夢中驚醒，急急起身披掛，仗劍上馬，統了衙役家丁人等奔出縣衙。叫家丁吩咐百姓不許鬧亂。怎當得人如鼎沸，就像大海之中經了措風，打起惡浪怒濤，洶湧澎湃。這二三十個家丁民壯，便喊斷了咽喉，也沒人聽見——就聽見了，這個才定，那個又鬧亂起來，那裡禁約得住？這些百姓們初先逐段驚慌，後來一片吶喊，再後來但聞得號哭之聲震動山嶽，叫妻喚子，喊母呼爺，合城都變鬼聲，一霎天翻地覆。遭此慘變，無可解說，只得歸之於數。

城外周晉、胡恩見城中遍處火起，哭聲震天，知是吳有功等成事，點起火把，統率兵丁，分投四門，斬關而入。周晉等從外殺進，吳有功等從內殺出，內外夾攻。可憐合城的百姓，逃生無路，在家的被火，在外的被兵，有等懼賊殺戮，竟尋自盡，女人們懼賊淫污，自刎自縊的不可勝數。十分之中，到去有六七分不止。真正是：

有路難求活，無家可庇身。

寧為太平犬，莫作亂離人。

周晉等殺入宿遷，與吳有功合軍一處，鬧至天明，胡恩乃令軍民救滅餘火。但見屍骸遍地，塞巷填街，號呼痛哭之聲猶然未絕。既破宿遷，鬧至上午，方下令不許殺戮，才得稍稍平定。傳令將死屍一總拖出城外焚化，打掃街道，搜查合城官員大戶。乃知趙籍已死於亂軍之中，合家男女懼賊淫掠，皆已自盡。蕭榮家眷亦自殘殺。胡恩頓起仁心，令百姓們收拾兩家屍骸，昇出城外，擇地安葬。百姓素受知縣恩惠，又念蕭守備為國盡忠，乃備了若干棺木，把兩家男婦屍骸盡行殯斂，葬在城西十里外，地名朱塘，立碑於上，名「萬姓碑」。當時有詩詠之曰：

志氣雖堅勢已傾，堪憐雙義殉孤城。
艱危禦寇全家覆，壯勇捐軀一劍橫。
共願報君輸萬死，那甘負國竊殘生？
睢陽忠烈今猶在，麟閣行將姓氏旌。

周晉等既破宿遷，以為功居第一，歡喜無限。三人商議，打算出兵旁略郡邑，一面申文報知馬述遠。忽見下邳守將趙茂差人齎書知會，報說：「大王濟寧失利，不日便至宿遷，速宜料理。」周晉等得書大驚，便不敢出兵，慌忙收拾衙署，以待大王到來。

不一日，馬述遠同朱海領了部下果到。眾人接著，起居過，馬述遠便將濟寧致敗原由細說。周、胡等也將破宿遷事略述。馬述遠道：「我雖失去濟寧，今得了宿遷，可以准過。只可惜折了四員大將，不得不恨耳。」當下設酒飲宴。正在歡暢，只見趙茂又差人下書來到，馬述遠拆開一看，卻是報說：「官軍四路張貼招安告示，鄒縣守將王人傑殺了韓、湯二頭領，投降官軍。今巡撫李績親率大軍，不日將到邳州。乞大王分兵相助。」馬述遠看畢，拍案痛罵王人傑：「負吾恩義！」馬述遠十分發惱，沒有心腸吃酒，便令撤過安歇。

明日升堂，點驗兵將，獨不見朱海。正在驚問，只見小兵來報稱：「朱將軍昨夜忽然染病，不能起身。」馬述遠吃驚不小。便親自領了眾將到朱海家裡，進內室看視，只見朱海渾身發燒，猶如火炭，昏迷不省人事。馬述遠也無法奈何，止有請醫調治。醫生說是因勞苦驚嚇所致。馬述遠令人好生服事，自己回衙，也無心整理軍務，退入內衙納悶。

只見左右小軍來報：「城外有三個將官，帶領五百餘人來投大王。周、胡二將軍不敢擅專，乞大王定奪。」馬述遠道：「令周將軍出城盤詰，果係來投的軍將，便可放入；若係奸細，即時斬首。」小軍得令。去不多時，復來傳報：「周將軍已盤詰是實，果係真心來投。一個姓丁名嚴，據稱是南直揚州舉人，因殺了仇家，官府緝拿，無處躲避，故來投的；一個姓賴名錄；一個姓巫名仙；與五百餘人，俱是私鹽船上好漢，一同來投大王，現在轅門外候見。」馬述遠不勝歡喜。——原來丁孟明三人那日商議投賊，下了賴錄的船，約了一班私鹽強盜，都到宿遷來，假說是揚州舉人，以聳人聽。當下馬述遠出堂受降，丁嚴三人參見過，遞上來歷。馬述遠又盤問一番，便將五百多人編入隊伍。以丁嚴為軍中參謀，賴錄、巫仙做了將官，各給馬匹盔甲器械一副，以下偵明等都做了小頭目，各撥與住宅親隨，當下設席款待。

馬述遠集周晉、胡恩、吳有功商議邳州告急之事，並安排新來投軍。胡恩道：「新來軍將，未必其心誠實。目今邳州告急，不若令他即統本部，前往救助，此為上策。」正在商議，只見嶧縣守將李武差人齎書呈上。馬述遠展開一看，乃是報稱官軍將次到縣，城中兵力不支，恐致有失，乞速發兵救助。馬述遠道：「既邳州、嶧縣兩路告急，邳州又係根本之地，可撥丁嚴、賴錄統兵一千，前往邳州；巫仙統兵五千，前往嶧縣；吳有功為兩路救應使，統領本部五百人馬，在後接應。」四人得令，先後起行。

此時丁嚴三人不勝榮耀，昂昂然竟認真是官府模樣，驅喝群下，指率眾兵，好生快活。丁嚴謂二人道：「我今日富耀，都是賴錄之功，若事成之後，稟過大王，當分外給賞，另加顯爵。那時你我三人有官同做，有福同享。」正是：

小人得志便囂囂，草竊榮華且自豪。
好似癡人春夜夢，夢中富貴也風騷。

丁嚴三人在路說說笑笑，到了分路口，巫仙自到嶧縣去，丁嚴等便望邳州進發。

且說李績統領大軍到邳州，團團圍住。趙茂見城中兵少，不敢出軍。過了一日，丁嚴軍馬方到，見官軍圍了城池，不敢前進，遠屯紮。早有官軍哨馬報知李績。李績集眾將商議。石搢珩道：「賊之來救，如抱薪赴火，亦將自焚。今彼屯兵在外，與我相拒，是賊成犄角之勢，使我軍有顧望之心。不若開圍，放彼入城，然後以計破之，無不克矣。」李績道：「正合吾意。」乃令撤去圍兵。眾將得令，紛紛退去。

城中趙茂先望見自家救兵屯紮城外，又見官軍退去，料是因我救兵到來，恐首尾受敵，故此退了。乃整點部下，殺出城外迎接。丁嚴亦見官軍撤圍，正欲入城，卻見城中有兵來出迎，便合軍一處。趙茂與丁嚴等兩下各在馬上欠身為禮，各道名姓，並馬入城。到衙署中，重新相見。趙茂忙令擺宴接風，大家各道出身來歷，互相推獎一番。賴錄係貪酒之人，遇著這般款待，好生得意，盡歡方散。

次日上午，守城兵來報：「官軍復四面圍下，在城下討戰。」趙茂集丁、賴二人商議道：「前日官軍新來，其勢甚銳，兼之我兵甚少，故此不敢交鋒。今有二位將軍到來，又添了一千軍士，便可出城廝殺。若能擋其前鋒，亦可喪敵人之膽。二位意下以為如何？」丁嚴係白面書生，何嘗曉得軍務？賴錄又是一個捉涇伶打孤客的強盜，那裡得知用兵規矩？今見趙茂說來，一味點頭稱是，也學著趙茂說話，假作商議一遍。趙茂算計既定，便披掛上馬，統領了五百部下，殺出西門。

正遇官軍兩員先鋒，兩下擺開陣腳。柳俊當先出馬，趙茂亦躍出陣前，不待攀話，便動干戈。兩人一來一往，戰有五十回合，不分勝負。搢珩大喊一聲，挺戟飛馬而出，左右夾攻。趙茂那裡當抵得起？力不能支，敗入城去。石、柳追至城牆邊，城上矢石打下，亦收兵回營。當下趙茂入城，丁、賴二人接著，問了廝殺之事。趙茂道：「不意這員小將我竟戰他不下。」賴錄見說是個小將，倚著自己蠻力，誇口道：「趙將軍老經戰陣，今日卻殺不過兩個小將，還說出這般話來，長他人銳氣，滅自己威風。明日看我賴錄出去，便剋他的首級，管教他不敢小覷於我。」趙茂道：「將軍不宜輕視。」丁嚴道：「明日且等賴將軍去，見過一陣，便知端的。」當下各散。

到次日上午，賴錄飽餐一頓，誇張大口，摩拳擦掌，滿望出城要殺官將，立個頭功。領了人馬，開門殺出，吶喊搖旗，在營前討戰。有伏路官軍報入大營，石先鋒便整軍而出，柳俊在陣後壓陣。分開繡旗，石搢珩提戟立馬旗門之下，喚賊將交戰。賊陣中賴錄持刀衝出，抬頭見官軍隊裡一個少年將軍，結束甚是齊整，但見：

齒白唇紅，眉清目朗。容光耀彩，人驚呂布英雄；神氣發揚，敵駭長恭俊傑。頭上金冠束髮，雉尾飄揚；手中畫戟防身，貂纓飛舞。錦袍鮮麗，五色侵眸；戈甲鏗鏘，眾音震耳。秋水光涵牛鬥，寶劍橫腰；沙場影逐風雲，神駒逸足。挽弓發矢，能穿百步之楊；奮武衝鋒，善獲三軍之帥。

賴錄初上戰場，一見這般光景，把十分興頭早嚇倒了七八分，只得喊道：「來將何名？」石搢珩大喝道：「誰與汝賊通名？好好放馬過來領死！」這時柳俊在陣後一見，分明認得是賴錄，大驚道：「為何這海賊也投入賊夥？捉了他來，便可曉得家中消息及丁公子的事了。」乃急喚手下驍卒，吩咐去對石老爺說：「須活擒此人，有話問他。」驍卒依言，飛馬稟知，石搢珩點頭留意，便拍馬向前，挺戟便刺，賴錄也舉刀亂砍。賴錄是江海中的強盜，船上是他能事，何嘗騎慣馬來？不過侍著蠻力，橫衝直撞，曉得什麼控御，曉得什麼刀法，腳下要用力蹬住，手中又使著傢伙，那得隨心調運？如何照顧得來？弄得顛橫倒亂，沒做理會。戰不上三合，早被搢珩用戟逼住大刀，輕舒猿臂，將賴錄提過鞍轡，夾在脅下，得勝回營。賊兵都負命奔入城中去了。

石搢珩擲賴錄於地，小校向前綁縛，推至帳下。石、柳二人高坐帳上，柳俊喝道：「賴錄，認得我麼？」賴錄道：「肉眼不識將軍，萬乞饒恕！」柳俊道：「我非別人，即是丁家湘煙，難道你就忘記了麼？」賴錄方抬頭一認，乃頓首道：「相別多時，將軍榮顯至此！今日賴錄無知冒犯，已被擒捉，乞看往昔一面，釋放殘生，便當供立長生牌位，朝夕焚香禮拜。」柳俊道：「我自好處。」便令小校：「且鬆了綁，押入後營，好生看覷。」小校依令去了。

石搢珩不知其故，乃密問柳俊：「此是何人？」柳俊道：「此即丁公子家盜賴錄是也。」搢珩方懂著道：「原來就是這個強盜。但是因何投入賊黨？」柳俊道：「因為這般，所以欲將軍活擒，待夜來人靜，方好問他備細。我今卻有一條計策：要復此城，卻在此人身上；所以我方才令鬆了綁，做個面情。但須稟明元帥，使將軍得便宜行事，則放縱自由，無掣肘之患。不出三日，便可克復下邳矣。」石搢珩道：「計將安出？」柳俊道：「賴錄投入賊軍，必非單身獨自，定同了合夥的強盜一齊來投，今日擒了他

來，賊眾必驚惶無定。我軍明日只不出軍，賊人疑有他變，一定差出細作偵探。我今夜且問了賴錄家鄉情狀，看他因何投賊。我也詐說願入賊伙，煩他指引，使彼認為真情，一定開門迎我，不費張弓只矢，可以穩取邳州。一有機宜，即便與將軍關會。」石搢珩大喜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快去李老爺處稟明。」便一齊到中營來，稟明李績，李績大喜道：「二位既有高見，便當裁決，軍機貴密，不可他露。」乃案上取了令箭一枝，付與石搢珩道：「遣將分兵，悉聽便宜行事；見得李績任人之專，毫無猜忌。如有不從者，即以軍法治罪，不必稟瀆。」便令親校佈告各營知悉。石、柳二人領了令箭，辭出中營，到自己大營內商議擺佈賴錄之法。算計定了，已是黃昏將近，柳俊便帶了幾個貼身服侍的健漢，跟到後營來。

後營牙將接著，柳俊據案而坐，令小校押過賴錄當面。小校得令，忙牽賴錄押至帳前跪下。柳俊令帶近案邊，喝退眾小校，乃問賴錄道：「你主人何在？你因何卻在此處從賊？可備細說個明白根由。若有半句支吾，你性命休想饒恕。」賴錄連忙膝行而上，直近案前，哀告道：「家主事情說來話長，求老爺慢心聽稟。」柳俊道：「你細說來。」

賴錄道：「小人向在江中做些事情，老爺在家素知，不必細說。今年春間事破，被客商獲住了慎明兩人，具報官府，三人只得用銀買脫，小人們得以無事。」柳俊道：「你們無事，可曾波及他人？」勘問得精細。為一回眼目。賴錄道：「主人曾令慎明扳出同鄉凌公子，是個窩家主謀。那時老爺便也出門，凌公子知風遠避，亦不知何往。」柳俊道：「為何便要扳害凌公子？凌公子因何知風逃去？逃去後事情卻是怎麼？」賴錄道：「因凌公子見了小人們與主人的書札，主人恐他走漏風聲，故此扳害他的。後凌公子不知何處曉得消息，先行逃避。便將他家人魏義捉拿到淮揚道衙門，三拷六問，問成死罪，監禁在獄，將凌家家私抄沒。後來魏義在獄身故。」柳俊忽聽到這一句，說魏義病死獄中，心內暗驚：「想魏義係石搢珩救出，緣何說是死了？」乃問道：「魏義既死了，凌公子也將不免。」賴錄道：「主人必欲追緝凌公子，卻有合學生員張玉飛為首替凌公子出呈，在淮揚道那邊分理。淮揚道因而將凌公子名字不曾達部，止將罪名坐在魏義身上；又因魏義死了，便也申文結案。」柳俊聞說與凌駕山無涉，心下暗喜，乃道：「雖則眾生員不平，主人豈肯便是這般撒手？」賴錄道：「主人因見眾人出來講話，原是瞞著眾人的，便不好出頭攬事；又見官府既已用情，也不好於中撓阻，所以撒手由他了。事過不得幾時，忽然巫仙那裡聽得說魏義越牢逃走，復殺死了節級。」柳俊聽到此處，方知石搢珩救魏義是真了，乃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當時官府豈不緝拿？怎肯說魏義死了，便得申文結案？」賴錄道：「這事巫仙也打聽得來，說是縣官恐事體張揚，上司知風參罰，干礙前程，因而將錯就錯，故此葫蘆提報死結局的。」柳俊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可知這魏義逃往何處？」賴錄道：「這魏義越牢之事，官府吩咐隱瞞，沒有那個敢說，小人等亦屬風聞，那裡得知他逃往何處。」

柳俊道：「這也不要管他。只你主人近來何如？」賴錄道：「這也古怪，一月以前，不知何處來了兩個道人，說是會燒煉金子，已先弄些小法術，卻也奇異。後又說會煉銀母，有一兩銀母，可以煉得十兩，主人信為實然，因取出一萬兩金銀，做了銀母。燒煉有二十來日，一夜忽然火起，主人等俱趕到裡邊救火，這兩個道士卻乘了忙亂，打破鐵鍋，將金銀一齊偷去，不知下落。一場火燒得利害，家中房屋什物燒得只斤不留。最慘毒處，主母三人，四五個小主人、主女，一總燒死，又燒去了許多鄰舍。官府來稽查，鄰舍來告理，主人便將田地房屋盡情賠償出去，才得無說。主母家又來吵鬧，埋葬骨殖，廣做齋醮，把在外伙計的銀本一總收來，用得罄盡。主人因是享用過來，禁不得這般寂寞，聞說邳州山賊打破城池，又得了宿遷地方，因此叫了小人們到宿遷投降賊人，圖一個下半世快活。這都是主人之意，一總推他身上去。並不乾小人的事，小人原不願來的。望將軍饒恕。」說罷磕頭不已。柳俊驚愕道：「原來主人受這般奇禍！」心下暗想：「丁孟明為人奸險刻薄，即如害凌公子一事，弄得他家冰消瓦解；今自己卻受回祿之災，又將妻子燒死，田產皆完，真是天道好還，不容漏網。但是才害得凌公子不幾時，便受禍更慘，不意招報如此之速，可見天眼甚近，世人作惡何益！」乃道：「你主人如今是在宿遷住下？」

賴錄道：「不在宿遷，一同小人撥到邳州救應，而今現在城中。」柳俊道：「你與主人既然投在馬大王處，這慎明一班何往？」賴錄道：「巫仙、慎明等一班，都也同來，其餘還有五百餘人，都是私鹽船上弟兄，一總在宿遷投賊的。」柳俊道：「主人在馬大王處作何官職？巫仙等何在？」賴錄道：「主人做軍中參謀，便同小人到此；巫仙做了將軍，已領兵另往嶧縣救應去了；慎明現今也在城內。」柳俊喜道：「可喜主人做了參謀，自然受享下半世富貴。」即便下坐，親自將賴錄解放，扶起作禮。

賴錄不知是何緣故，不勝僥倖道：「賴錄被擒，自分必死，將軍何故放我？」柳俊推賴錄上坐，道：「你有所不知。我自奸人所騙，遂私自逃出，致得罪主人。刻欲歸家一見，又因在此軍中，為虛名羈絆，不得脫身。今日天賜機緣，得遇吾兄到此；又喜主人也在此間，便會面有日。願吾兄指引，帶挈一二，感佩不淺。方才這般相待，是要掩人耳目，不得不然，吾兄不必介意！」賴錄聽罷，半疑半信，乃道：「我投至被擒，自料必死，今蒙你釋放，感謝不盡，還有什麼介意！但你在這為官，安富尊榮，有恁不好，為何反要棄了這邊去就那裡？」柳俊歎口氣道：「難說，難說。」乃回顧軍漢，都會意走開。賴錄見此光景，料到有些事情，乃低說道：「既蒙美情放我，況我與你平素是一家人，若有心事，試說何妨。」柳俊道：「你只道我在此為官，誰知我日日擔著性命干係。」賴錄驚問道：「為何？」柳俊道：「方才擒你的人，他甚與我不合，屢屢在李元帥處作難，因我小心謹慎，沒有錯失，若一墮他計中，性命便立刻休矣。凡為人在世，須圖一分自在，若終日畏前怕後，有何好處！」賴錄道：「原來有這一段緣故。」柳俊道：「因為有這般性命之憂，遂不願留此，久欲棄官而歸。今卻得吾兄到來，因此欲同入城中。一則免離災禍，一則又遇合主人。有何不可？」

賴錄方信為真實，不覺大喜道：「吾兄若得如此，有我作主，包管你做個將軍，況且馬大王甚是納賢，有兄這般本事，愁恁麼不富貴！我向在海中做些勾當，手下幾個出尖的，就是慎明等，如今到這邊，都做了頭目，何況於你。若有恁算計，就在今夜舉動便了。」柳俊搖頭道：「不可。機不密，禍先發。你且安心等候，看有機會，我自自有處。亦須得一人入城，約會接應方妙。」賴錄道：「就是你部下差一人去，不然我自入城知會，如何？」柳俊道：「我部下雖有心腹，卻要朝夕聽候；李元帥軍法甚嚴，若失了卯期，連主將都有責罰，定去不得。若吾兄自去，最是好事。只是使他人道我賣放，更是不便。老實說得妙。賴錄道：「若是這般，如何是好？」柳俊道：「再容計議。」當下講話既久，柳俊已吩咐備酒款待。移時酒席擺來，柳俊略陪兩杯，便令心腹健漢陪著飲酒，謂賴錄道：「恐他人疑我，我去料理一回即來。」賴錄道：「我自飲酒，你請自便。」

柳俊便到大營來，將上項話，一五一十，細細說與石搢珩得知。搢珩也歡喜道：「原來我越牢救魏義殺節級，許多關節盡有照應。可喜官府反行瞞起；更可喜凌駕山名字不曾達部，便無掛累。如張玉飛為人，才是個朋友。我越牢時，魏義妻子曾向我說，相公相交的人，都是酒肉朋友，只有一個姓張的來問些始末，安慰了一番說話，想就是這個張玉飛了。但是張玉飛如此舉動，衙門上一總曉得，緣何魏義並不提起？」柳俊道：「我知道這張玉飛，為人真誠樸實，不伐善不邀功的；況且魏義在獄，亦無從曉得。」石搢珩道：「單可笑丁孟明設計害人，凌駕山好端端的一家，弄得他人離財散，頃刻銷亡。彼時以為得計，焉知今日丁孟明自己受禍更慘，百萬家緣，亦頃刻化為烏有，真是天道好還！目今既在城中，必須一總除滅才妙。」柳俊道：「方才賴錄被我假騙，彼已信為實然，正與我計議入城，欲得一人往來知會。我今去叫他親自寫書一封，今夜射入城中，使城中賊人相信，明日夜間必差出細作來營打探。將計就計，便可破城矣。」石搢珩不勝大喜。

柳俊便復到後營來，見酒尚未完，健漢即走開去了。柳俊坐下，賴錄道：「適承相待，與貴部下講講，已知人人皆是我兄心腹，不怕走漏消息。賴錄也有些鬼話。但是與兄講話時候，倘適有他人聽得，甚為不妙。方才心上盤桓，至今委央不下。」柳俊道：「但請放心。我所到地方，部下心腹都四面打探，那有他人敢來竊聽。」賴錄道：「如此卻好。」柳俊道：「我方才算計，約會城中接應，你既不可入城，我此處又無人差出，必得你寫書一封，令我心腹射入城去，使彼方好差一的當人來，以便兩下傳遞消息。只不知城中有何人能幹？」賴錄拍掌道：「這個算計甚妙。若說要能幹人，我手下慎明，極是了得，他隨機應變，點頭會意的。前日我們事破，被捉送官，後主人授意要扳害凌駕山，都虧這慎明兄弟一口咬定，得以拿魏義下獄，因此我們另眼看他。今日現在城中做個頭目，我書上寫明，叫他到來，定能成事。」柳俊大喜道：「我們一邊說話，頃刻又忘了，有這樣一個能幹的人，反忘

記了他。這慎明甚是來得，必得他出城往來知會，方無走漏。」心下暗念：據賴賊說，慎明矢口咬定，是凌家一個對頭，正好賺他出來，一總斬除，才為暢快。便叫手下人取了紙筆，付與賴錄。賴錄原粗知文理，即便寫就，與柳俊看過封好，縛在一枝箭上，令健漢射入城中，就來回話。健漢得令去了。

柳俊又與賴錄飲酒，賴錄有些醉意，笑說道：「前凌駕山逃走時，有人疑吾兄送了消息，以致避去，不知可是真的麼？」賴錄以為能。此意補出，更見周匝。柳俊道：「我與凌公子非親非故，為何送信與他？想因我出門之日，適當他逃避之時，便有人疑心是我了。」賴錄亦點頭道：「是。」當下疑已多化，起身席散。賴錄又道：「我蒙你厚情款留，倘那一位將軍見你不把我發落，豈不有說？」柳俊道：「擒獲將士都是我的執管，他人不來盤查，你竟放心，不須多慮。」賴錄方放心歡喜。移時，健漢來回話，已將書射入城中。柳俊便叫賴錄營內歇息，吩咐部下小心巡守。自己回歸大營，與摺珩說知。

時將二鼓，忽有伏路哨馬來報：「有一彪賊軍，已在東南上離城十里屯紮，打著吳將軍旗號，乞將軍定奪。」石摺珩道：「這賊兵自何而來？」柳俊道：「必是賊人調來救應的，待我去再問賴錄，或者他知備細。」因復往後營來。時賴錄已是酒醉熟睡，夢中驚醒，不知為著何事，早嚇得心頭亂跳。及見柳俊，乃是來問消息，方按定了膽，說道：「我奉馬大王命，同主人領了一千兵，來救邳州；巫仙領兵五百救嶧縣；又恐我兩路有失，隨差吳有功領了本部五百人馬接應，今夜一定是他領兵到了。」柳俊大喜道：「若又有吳將軍來應，一發更妙。」賴錄亦自歡喜。瞞得他苦。

柳俊到大營，將賴錄的話說與摺珩，因商議應付這枝人馬之計。石摺珩道：「賊兵新來，決料我軍一時不知。況且乘夜屯營，遠來勞倦，人馬必困，防備必疏。趁今夜我前往破之。況賊人只得五百，我只消馬軍百人，定殺絕他，亦免了明日一番勞動。」柳俊大喜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必須將軍自去才妥。」石摺珩傳一令出，一霎時合營馬軍齊集。石摺珩挑選一百精勇的，跟隨前往。時才半夜光景，微有月色，可以相辨，已俱結束停當。摺珩令軍士衣甲上各插箭旂一枝，以便相認。人銜枚、馬摘鈴，望東南上殺來。

移時已到，遙見賊營中火光明滅，更鼓都錯亂不齊。原來吳有功遠來，乘夜安營，料定官軍未必便知，即知，亦未必便來廝殺；再人馬遠行疲困，急於安歇，放心怠惰，一齊解甲卸鞍，止令幾個巡軍守夜，又都因困倦了，有心無意的，所以更鼓都錯亂不整。當下石摺珩當先一騎，親至賊營前後走了一遭，便驅五十騎從寨後殺進，自己同五十騎從寨前殺入。一時戰鼓齊鳴，喊聲齊發，斬開鹿角，衝進營門。營中五百賊兵都在睡夢之中，驚醒轉來，人不及甲，馬不及鞍。吳有功亦在睡夢中，聽見鼓聲震耳，喊殺連天，不知何處官軍，亦不知有多少人馬，先弄得驚惶無措，豈能彈壓眾兵？小兵見主將驚慌，愈覺倉皇鬧亂。忽又報後營亦有兵馬殺來，這些賊兵往前前殺，往後後殺，合營沸反，自相踐踏。這邊石摺珩一百零一騎，無不以一當十，左衝右突，無人敢迎。

石摺珩殺入中營，只見一將躍馬亂竄，心知是賊將吳有功了，高叫道：「賊將卻要往那裡去！」這賊將果是吳有功，見有官將攔住，不敢交鋒，撥轉馬頭，往寨後逃命。石摺珩拍馬跟定，緊緊追趕。吳有功見後寨也有官軍殺來，慌忙斜而走，斬開側營，跳出鹿角，負命奔跑。石摺珩那裡肯捨？也躍馬跳出鹿角，飛奔追來。前走的似羽箭離弦，後走的似金丸脫彈。急忙促中偏有此遊戲之筆。追有一里多路，石摺珩飛馬緊追，吳有功料走不脫，只得回馬舞刀抵住，高叫道：「你是何處軍馬？敢來半夜劫營！」石摺珩道：「我是先鋒石將軍，特來要你首級！」兩人便在月光之下殺將起來。這吳有功怎敵得石摺珩過？不三合，早被一戟刺入心窩，死於馬下。石摺珩下馬剝了首級，復飛身上馬，殺回賊營。卻見一百馬軍齊列賊人寨柵外面，已將五百賊眾殲滅無存。正是：出奇制勝全憑膽，夜半乘人敵莫支。

奸詐阿瞞猶失算，況為盜賊有何知。

石摺珩得勝回營，才得四鼓將絕。柳俊接著，問知剿賊備細，不勝大喜。叫軍士暖酒對酌。飲至天明，石摺珩便往李績處報功不提。

且說城中趙茂、丁孟明二人見賴錄誇張大口，出城交戰，定要剝了小將首級，挫動官軍銳氣。趙茂心上原未必穩穩許他，獨有丁孟明認真賴錄是個有力之人，滿望一陣成功，臉上增光不少。不料出城未有多時，早見敗殘人馬進城，報稱賴將軍被官軍陣裡一個少年將官活擒去了。二人大驚失色，吩咐頭目小軍四門緊守，悶悶不樂。次日絕早，有守城軍士在城腳邊拾得號箭一枝，箭桿上縛書一封，軍士不敢隱瞞，報與趙茂，趙茂接得箭書，解下拆開一看，但見上寫著道：

小將賴錄，奉書趙、丁二將軍麾下：今早出戰不利，遂被擒獲。幸有柳將軍念往昔一面，押放後營，不行殺害，到夜來柳將軍進營，細詢識認，方知柳將軍即向日在丁將軍家相與舊人，當凌駕山出門時，柳將軍亦出門他往，丁將軍想來自知也。柳將軍以同事之人不相合，久欲離此，及聞丁將軍在城，歡喜無限，已與賴錄訂誓歸附。乞喚頭目慎明出城知會，有許多要緊言語，必得慎明在來傳信。可與黃昏時便來，萬萬不可有誤。

趙茂看畢，不知柳將軍是誰，見有「丁將軍想來自知」之語，乃差人到丁孟明寓所，請來計議。

不一時請到，趙茂相接過，即將書遞與丁孟明，說了城外射入的緣由。孟明接來一看，認得確是賴錄手筆。看罷書，想了一會，早懂得了這柳將軍必是湘煙無疑。初先丁孟明見湘煙逃走，十分恨怒，至火燒之後，恨湘煙的心也倒沒有了。今見現在李巡撫處做了軍官，肯來歸附入夥，倒變了十分歡喜。見賴錄這般寫法，料是要替湘煙遮瞞家奴之處，便也不好直說是我家人，乃道：

「這柳將軍原名湘煙，曾與我們相與，年紀只有得二十多歲，卻有一身膂力，弓馬超群，今在官軍營裡，肯來歸附，乃馬大王之福也。」趙茂亦大歡喜道：「既有柳湘煙做了內應，我今夜乘勢統兵出城，裡合外攻，殺他一陣。倘能夠剝了李巡撫的首級，柳將軍功勞不小，馬大王自然重用，賴將軍也好將功折罪，我輩大家都有軍功。」丁孟明點頭道：「今夜出城劫營，裡應外合，自然成事。趙將軍言之有理。」便叫傳慎明來吩咐。

不移時傳到，趙、丁二人將始末說畢，慎明應聲道：「小將作事，鑒貌辨色，點頭會意，不消將軍吩咐，一總都理會得。」趙茂不勝大喜。丁孟明道：「趙將軍既決行裡應外合之計，何不也寫書一封，付慎頭目帶去。」趙茂沉吟一回，道：「不可。此去未知若何，若有書札，萬一洩露，便有形跡，豈不壞了柳、賴二人性命？既慎明精細了得，只須傳話罷了。」

正在吩咐話頭，只見有東南城角上守軍來報：「夜來三鼓時分，東南上喊殺之聲，今早望見東南方約離十里之外，隱隱有營寨之狀，周到。因樹木茂密，不見仔細，不知是何處軍兵，乞將軍定奪。」趙茂道：「如今官軍四面圍定，何從打探得知他是誰家軍馬？若是我們救軍，自然前來與官軍廝殺，如今且置之勿問。」

當日直守至黃昏將近，慎明裝束停當，趙茂又吩咐了劫寨話頭，令柳、賴整兵接應，不可有誤。慎明一一牢記，便悄悄開了城門，慎明獨自一個，奔到官軍營裡來打探。只因這慎明來，有分教：小人作孽自投死，斧鉞難逃；大將成功便報仇，疆場恢復。未知慎明此來事情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刀兵一起，百姓流離，殺戮之慘，實可痛傷。凡遇節義之人，吾輩有勢位者及操觚家，必宜據實紀錄，以待採風問俗之舉，使彼留芳後世。亦是為善享名之報，更足激勵風俗，是第一件要務。